奥论力量

记者手记

小时代里，小人物的那些善

郭敬明的《小时代》里，明目张胆地炫耀魅力、财富、男权和欲望交织的声色犬马；并表现“女性就想要这些”。不管口水如何纷飞，不管你是如何不认同，《小时代1》用4.8亿的票房粗暴定义，这个时代有他的小。　尹有文

宁财神说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但《小时代》在这个时代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不能算烂片。电影《大腕》和电视剧《奋斗》的编剧石康说，又一次集体性的嫉妒狂欢。

好像是有点那么回事。把恶趣味当做艺术来兜售，把亲情友情爱情当成暴富展览的点缀，对财富和美色进行毫无品味的想象和堆砌，却丝毫不影响票房高度。就像，负能量的新闻和段子总是有着更高的点击率和转发量，人们像是患上了坏消息综合症。

又不像那么回事。在这个时代里，一些小人物的善举也被人传颂、铭记和镌刻，用他们最朴实的举手之劳温暖着这个时代。

今年6月16日，泰州市区玉带河，“向明桥”正式建成。2013年5月3日，“最美教师”杨向明为救落水学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“精心育英才无愧至上楷范，舍身救学童堪称最美教师。”这句世人对杨老师的赞誉，也被永远镌刻在桥上。

今年2月10日，泰兴市民肖国华在街头先拍照后扶人，小时代里的无奈之举，赢得无数网友赞誉。2月1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：“奔驰大叔”这些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，尽管没有舍生取义的毅然决然，没有赴汤蹈火的豪言壮语，但他们比一万个在网络上痛斥老人变坏、坏人变老却在现实中无所作为的空谈家更可宝贵。我们有必要给他们多一点掌声、多一阵喝彩。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，因为正是这些乐观者、行动者，为现实中那些并不那么纯粹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，而这样的样板，人人可学，人人可为。”

2013年8月22日，一份千里余温的鱼香茄子饭感动了众人。25岁的泰兴小伙徐晋在山东电话订餐，送给在泰兴上夜班的妈妈，送餐的老板被这份孝心感动，做了一笔不赚钱的生意。

有媒体评论：都说父母在不远游，现在有了通讯的快捷，天涯若比邻，远游也能尽孝。重要的是看你是否有这份孝心。其实无论是古代的尽孝还是现在的行孝，其内涵都是相同的，只是外延在不断的衍变补充。一份鱼香茄子饭里藏着一份深深的孝心，也藏着一份陌生人的爱心。

从过去到未来，伟大人物的名字被不朽的荣光镌刻在碑铭，而更多的人则默默地，各复归其根。杨向明、肖国华、徐晋……这些被现代快报记录在新闻纸上的，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小人物，他们不能名垂青史，却有着心底深处的善良，做了别人漠视的事，他们的举手之劳温暖了这个小时代。

电影《云图》里说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在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中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微小善念，使得人性的种子即使在最险恶的环境中，仍保留星星之火，经过浩瀚时空的洗礼，在未来某个时间某个世界，绽放最耀眼的光芒。

这正是小人物的善的意义所在。

像伯恩一样接近真相

如果伯恩是一名记者，他很可能是一名优秀的记者。

杰森·伯恩，电影《谍影重重》前三部主角，职业特工。与风流倜傥的007和高富帅的阿汤哥相比，伯恩在谍战剧中，只能算是“丝”字辈的。

他独特的魅力在于，没有炫目的高科技，没有强大的后援团，通过报纸、网络等再平常不过的信息源，寻丝觅迹、顺藤摸瓜，以一己之力，对付一个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团队，最终将对手送出局，直达真相。

电影的魅力在于，短短两个小时，承载了浸渍的时空、丰富的信息量，每次重温时，总有新的东西让人一亮，或是一句台词，或是一段音乐。第六次重温《谍影重重》时，脑子里冒出：伯恩所具备的突破力、敏锐度，对于真相的执着，不正是记者的教科书吗。于是，我看了第七遍。　尹有文

电影里，伯恩在苏黎世下车后，面对空旷寒冷的街道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更不知道，他是被追杀的对象，这是他面对的世界。而记者，有时面对的是一个不真实的社会，追逐真相的道路上，阻碍重重。

带有各种偏见、标签化、阴谋论的各方利益攸关者，充满着粉饰和夸大的描述，给采写者设置了诸多的障碍；如何破除自己心中固有的偏见、成见，带着一颗倾听的心，绕开或参与各种明规则或潜规则，尽力接近真相，并最终用白描的、平和的文字呈现出来。

采访《泰兴“五岁女童遭强暴”真相调查》（以下简称“强暴调查”）和《医生实名举报院长》（以下简称“举报院长”）前，我确实不知道报道最终将如何呈现，没有角度，只有“偏见”。

我知道的是，只要有了真相，角度会自然呈现，预设的“偏见”在现场的推翻和推进过程中，也会消除，问题是，抵达真相的道路永远不会那么简单，很多时候，可能无法完全抵达。

“强暴调查”开始时，距离事件最初发酵已经过去一年半，警方早已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而网络舆情依然汹涌持续，不乏粉丝过千万的大V转发和评论。

初始，我有个想法，这起事件，真相是什么，或许无法查清，但需要弄明白的是，事件中的每个人经历过什么，又被改变了什么。努力一番，最终警方、司法所、双方家庭都开口讲话了。刊发后，有朋友问，“到底有没有强奸呢？”“我真不知道。”但网上舆论就此平息。

介入“举报院长”采访时，网上大有不把院长拉下马不罢休之感，医院里也有风声鹤唳的味道。院长手机打不通，在大厅里对着专家照片墙拍一张院长的照片，马上会有护士跑来质问拍照干什么。

第二天，挂了院长的号，耐心在门口等候。护士清楚记得我这个拍照的人，但看看我手中的病历，她没有打搅我。院长看完最后一个病人，我推门进去说明来意，有些出乎意料的是，院长并未拒绝。深处极端舆论中的他其实也渴望被倾听、被理解，剩下的事，纪委与公众自有自身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。

其实，这两篇稿子确实没做什么多么了不起的揭露，可以让人大快朵颐、大快人心。只是尽可能地靠近每个被言论、被成见标签化和妖魔化的组织或个人，尽可能地去理解其中的每个人，以及他们所处的状态。

电影中，伯恩可以最终揭示真相，而生活，要比电影繁复百倍，有时，谜底会永远成谜。

但我们，依然努力行走在接近真相的路上。